

[意] 乔治·法莱蒂

Giorgio Faletti

著

殷杲 / 周晓阳

译

我是人而非人，我和你一样，对生命充满无奈，不喜欢人群。
但不同的是，你可以停止思考、终止痛苦，而我却做不到。
所以在夜里……

[意] 乔治·法莱蒂

Giorgio Faletti

著

殷杲 / 周晓阳

译

我 亦 UCCIDO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杀 / (意) 法莱蒂著; 殷杲, 周晓阳译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3.1

ISBN 978-7-5113-3148-9

I. ①我… II. ①法… ②殷… ③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意大利—现代 IV. ①I54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99429号

Io Uccido © 2002 by Baldini & Castoldi

© 2003 by Baldini Castoldi Dalai editore

B. C. Dalai editore

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2-8358

我杀

著 者/[意] 乔治·法莱蒂

译 者/殷 杲 周晓阳

出 版 人/方 鸣

责任编辑/叶 辞

特约编辑/张艳萍

封面设计/荆棘设计

版式设计/睿佳工作室

经 销/新华书店

开 本/870mm×640mm 1/32 印张/15.5 字数/290千字

印 刷/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/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-7-5113-3148-9

定 价/30.0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三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605959 传真: (010) 8260593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第一个嘉年华 / 001
第二个嘉年华 / 028
第三个嘉年华 / 050
第四个嘉年华 / 101
第五个嘉年华 / 126
第六个嘉年华 / 190
第七个嘉年华 / 213
第八个嘉年华 / 279
第九个嘉年华 / 327
第十个嘉年华 / 339
第十一个嘉年华 / 418
最后的嘉年华 / 487

第一个嘉年华

这个人是人而非人。

多年来，他渐渐磨损了头上披戴的面孔和脚边拖曳的影子，却仍旧掂量不出这两者究竟哪个较真实。有时他恨不能扯下它们，无牵无挂，任身体像被慈悲之手切断牵线的木偶一样跌坐在地。

有时疲倦袭来，令他几乎忘却通往理性的唯一道路是屈从于朝向疯狂的盲目赛跑。他的周遭尽是对面孔、影子和声音的无穷追寻，人们不假思索地接受生活，而生活并不会补偿旅途的疲惫乃至痛苦；他们仅以不时邮寄一张愚蠢的明信片聊以自慰。

他的所在之处有音乐。身影穿梭，嘴唇微笑，窃语频频，他站在他们中间，貌似其中一员，其心情则如好奇地研究巨照日复一日褪去色泽的观望者。

这个人倚在柱子上思忖：他们都没有用处。

屋子另一头有扇俯瞰花园的大窗，窗边并肩坐着一对男女。

女人在柔和的灯光中显得精致柔美，忧郁动人。她一头乌发，碧绿的眼睛大而明亮，这个人在屋子另一头都能感觉到这双明眸的光彩。

男伴因她的美而深深陶醉，在她的耳朵旁悄声细语，好让她在震耳欲聋的音乐中听到自己。

他俩手指交缠；她对伴侣的话语报以笑声，时而扬起头，时而将脸埋到他肩上。

一分钟前，她曾经突然扭过头，也许是因为倚在柱子上的男人对她的关注而感到不安，想找出隐隐异样感觉的源头。他们的眼光一度交接，但是她的眼睛漫不经心掠过他的脸，就像对周遭的其他事物一样漠然无觉。随即这双眼睛又折回去，将魔力覆盖上她身边男伴的双眼。他同样痴情地凝视她，对除她之外的一切视若无睹。

他们年轻、漂亮、幸福。

倚在柱子上的男人想，很快这两人都将死去。

尚·卢·维第耶按下遥控开关，为了在狭小的车库里少呼吸废气，他不等门升起一半便发动引擎。汽车前灯照着徐徐升起的铁门，随即射进茫茫黑夜。车库门完全升起，他开动奔驰小跑车，微微踩着油门，将汽车慢慢驶出。他举手按下关门按钮，坐在车里一边欣赏宅院前方的景色，一边等待铁门哐的一声合拢。

蒙特卡罗宛如飘浮在海面上的一片建筑群。他下方的城市笼罩着一层折射夜灯光芒的薄雾，显得无边无际。他脚下不远处，是位于法国领土的乡村俱乐部，灯光明亮的网球场上，说不定有几个国际网球明星正在练球。俱乐部旁边紧挨着的是高耸入云的“圣罗马公园”，它是这个城市最高的摩天大楼之一。再远一点是朝向艾角的古老要塞，要塞再往下一点，人们一点一点地从海里争取而来的丰特维耶地区^①隐隐可辨。

① 蒙特卡罗海岸边用石块叠起的一片人工平地。

他点了支烟，将收音机调到蒙特卡罗电台，用遥控器打开大门，沿着坡道开向大街。然后他又向左转，在五月底温润的空气中缓缓驶向市区。

收音机播放着U2的《以爱之名》（Pride: in the name of love），背景中的吉他节奏扣人心弦。他不禁微笑起来。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史蒂芬妮·瓦萨罗狂热地崇拜这支爱尔兰乐队的吉他手“刀子”（The Edge），一有机会就在节目里放他们的曲子。在电台里，他们都以取笑她终于设法见到偶像后，一连几个月保持不变的恍惚神情为乐。

他沿着弯路，从波索莱依向市中心驶去。波诺（Bono）磁性忧郁的嗓子哼着有关那个“以爱之名”而来的男人的歌^①，他跟着乐曲用左脚打拍子，在方向盘上用右手敲着弱拍。

空气弥漫着海滨城市特有的气息，已有一丝夏天味道。咸海水的滋味，或许是松树和迷迭香的芬芳。允诺和打赌。前者会遭违背，后者会被输掉。

海水、松树、迷迭香和夏天的花，哪怕他和所有像他一样的人不再于此地或任何地方奔波来去，这一切仍将恒久长存。

所有汽车的敞篷盖都开着。天气不算太冷，人们任头发在风中飞扬。他也一样。他，心里藏着美好的允诺，与生活打着稳操胜算的赌注的人。

这样已经算不错了吧？

尽管时间不算晚，但路上只有他这一辆车。

他用拇指和中指捏着烟头，高高地将它抛向身后，从后视镜中目送烟头在夜色中画出一道弧线，然后落到柏油马路上，灰飞烟灭，直

① U2的这首曲子是为纪念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·路德·金而作。

到最后一丝火星也消失在风里。

尚·卢开到下山路的尽头，犹豫了一下该选哪条路去港口。他绕环行道开着，决定穿过城市，于是拐上意大利大道。游客已经开始涌进摩纳哥公国。刚刚结束的一级方程式赛车宣告了摩纳哥夏天的开始。从现在起，这片海滨日夜都将拥挤着演员和观众。这里将开来配司机的汽车，车里坐着表情厌倦、气度傲慢的人物。这里也将开来小型家用车，里面坐着汗流浹背、充满仰慕心情的乘客，有点像那些在商场橱窗前观望的人，他们眼中将映入一片灯火辉煌。其中一些人想必在思忖什么时候去买那件外套，另一些可能在犹豫从哪里筹钱来买。黑与白是两个极端，其间夹杂着数不尽的灰色调。无数人活着的目的就是蛊惑你的心灵，另一些人则试图把你唤醒。

尚·卢思忖，人人皆知生活中最重要的事物其实简而又简，摩纳哥正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地方，在这里你可以将这些事物一一罗列。首先当然是金钱。一些人拥有它，所有其他人都想得到它。真简单。老话之所以为老话，正因为它包含着真知灼见。金钱固然未必能买来幸福，但是期待幸福到来却不愧为消磨时间的绝佳方式。

众所周知。

他口袋里的手机响了。他掏出手机，看也不看屏幕上的来电显示便接通电话。他猜得出对方是谁。他每晚在蒙特卡罗广播电台主持的节目“流行之音”的导播兼撰稿人劳伦特·贝顿的声音夹杂着麦克风的气流声传进他的耳朵。

“您今晚有雅兴屈尊光临吗？还是说我们得在没有明星大人出场的情况下做节目？”

“嗨，劳伦特。我在路上，马上到。”

“很好，你知道每当主持人没在节目开始前一个小时赶到，罗伯特的心律调整器就会加快，他已经七窍生烟啦！”

“真的吗？他的香烟冒的烟还不够吗？”

“我猜是这样。”

随口聊着，意大利大道已经一转弯，变成磨坊大道，街道两边灯火辉煌的商店形成一片挑逗之海，宛如风尘女子眨动的眼睛。而且就像她们一样，你想要实现梦想，所需的仅是一点点金钱而已……

尚·卢的手机受汽车广播干扰，响起电子尖啸声，打断了通话。尚·卢把手机换到另一边耳朵，啸声消失。劳伦特仿佛收到信号般腔调一变。

“言归正传，快点儿。我有几个……”

“等一下，警察。”卢突然打断他。

他放低手机，装出最纯洁无辜的表情。他开到红绿灯前，停在内侧车道上，等待红灯变绿。一名穿制服的警察正站在街角，监督汽车是否严格遵守交通信号。尚·卢希望他藏手机的动作没被发现。蒙特卡罗有严格规定，禁止开车时使用手机。他可不想在这个时候浪费时间与一丝不苟的警察起口舌之争。

绿灯亮起，尚·卢转向左边，在警察狐疑的目光注视下大摇大摆地驶开。他看到警察扭过头，盯着他的奔驰小跑车，直到它消失在蒙特卡罗旅馆前的下坡路上。他一到安全地带，立刻重新将手机举到耳边。

“危机解除，对不起，劳伦特。你刚才说什么？”

“我说的是，我有几个有把握的想法，想在节目开始前和你谈谈，快来吧！”

“如何有把握？像那些32或者27之类的轮盘号码一样吗？”

“去你的，吝啬鬼。”劳伦特开玩笑地反唇相讥，其实有点受伤。

“就像人家说的，我不需要建议，我需要敬意。”

“少废话，快点来吧。”

“收到。我已经进隧道了。”尚·卢扯谎。

劳伦特挂上电话。尚·卢不由得暗笑。劳伦特总是这样描述他的新想法：有把握的。实话实说，他不得不承认这些想法通常的确不错；然而不幸的是，劳伦特也总是这样形容他对轮盘数字的预言，却几乎从未说中。

尚·卢在交叉路口转上史佩鲁格大道。他的右边是灯火通明的广场，巴黎饭店和巴黎咖啡馆一前一后，哨兵一般拱卫在赌场旁边，沐浴在后者的辉煌灯火中。为一级方程式大赛设立的路障和大看台已快速拆除。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过久妨碍人们对赌博、金钱和浮华世界那宗教般的狂热膜拜。

他向左转，将赌场广场撇在身后，不疾不徐地开下几天前法拉利、迈凯伦等车队曾以疯狂速度你追我赶越过的山坡。绕过波蒂尔弯道后，凉爽的海风和黄色隧道灯光扑面而来。他开进隧道，享受着清凉的空气，周身围绕着色彩斑斓的人工灯光。他从隧道另一头开出，迎面正对灯火亮堂的港口，那里停泊着总值一亿欧元以上的游艇群。左边的要塞高高居上，守卫着灯光柔和的城堡，仿佛细心呵护着摩纳哥亲王一家的安眠。

他尽管对这幕景象已经习以为常，却还是每每为它的美丽所震撼。尚·卢完全理解这幅美景为什么总能令来自大阪、奥斯汀或者约翰内斯堡的观光客屏住呼吸，拍照拍到手臂发酸。

终于快到了。他开进大门，障碍物正陆续被搬开。他穿过皮斯奇尼，然后是拉斯卡塞（以上皆为一级方程式赛车道名称），又向左转开下斜坡，进了地下车库。他开过三层车库，直接停到电台前面的广场正下方。

他停好车，拾阶而上。“星条旗”夜总会敞开的门里飘出音乐声。这里是摩纳哥夜生活爱好者的必停之处，他们在这里可以喝点啤酒，吃点小吃，等到夜深后再散落到海滨沿岸各个迪斯科舞厅或夜总会。

蒙特卡罗广播电台所在的大楼位于安托万一世码头正前方，里面驻着一些性质相仿的单位：饭店、船舶展示厅、画廊、蒙特卡罗电视台摄影棚等等。尚·卢走到玻璃门前面，按下可视对讲机开关。他站在摄像头前，让它直接扫描右眼。

秘书洛吉尔的声音传来，她装出威严的声调，“是谁？”

“晚安，我是以眼还眼先生。请开门。我戴了隐形眼镜，视网膜扫描仪失效了。”

他后退一点，以便女秘书能看到他。对讲机里传来一声轻笑。

“快进来吧，以眼还眼先生。”一个故意表现得毕恭毕敬的声音说。

“谢啦！我来是想推销一套百科全书，可现在看来我得先把我的眼珠找出来才行。”

门砰的一声打开。他上到四楼，电梯门一滑开，他迎面遇上抱着一叠CD站在楼梯口的皮耶罗的圆脸。

皮耶罗是电台的开心果。他已经二十二岁，但脑袋仍像个小孩一样。他比一般人矮，圆脸，直刺刺的头发，令尚·卢总觉得这个男孩像个微笑的菠萝。他非常不可思议，拥有最简单的生物才有的本能，能让所有人一看到就喜欢他，而他只喜欢那些他觉得值得喜欢的人。他的判断力几乎从未出错。

他热爱音乐。他的头脑无法处理最简单的逻辑，但只要触及他最喜欢的话题，他就会突然变得条理分明。他拥有计算机般的记忆，记得住广播档案室里数不尽的CD以及各种音乐。你只要提到一首歌名，或者哼段旋律，他就能立刻跑开，很快带着有这首歌或者旋律的CD回来。由于他和电影《雨人》里的角色如此相像，台里人都叫他“小雨人”。

“嗨，尚·卢！”

“皮耶罗，你这么晚了还不回去？”

“妈妈今晚要加班，大人要举行晚宴。她要再晚一点来接我。”

尚·卢对男孩的语病暗暗感到好笑。皮耶罗有独特的表达方式，使用一种与众不同的语言。他犯的错误和他对此的毫不知情往往成为别人的笑柄。他妈妈，也就是那个要“再迟一点”来接他的女士，是蒙特卡罗一家意大利人的女管家。

尚·卢是两年前认识皮耶罗母子的。那天他们站在电台门口。他与这对有点奇怪的人差一点儿擦肩而过，突然，女人怯生生地凑上来，无比怯懦地和他说话。他意识到她是在等自己。

“请原谅，请问您是尚·卢·维第耶先生吗？”

“是的，夫人。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“非常抱歉打扰您，可是我儿子非常想要您的签名。皮耶罗喜欢听广播，您是他最喜欢的主持人之一。”

尚·卢看到她朴素的衣着和过早变灰的头发。这个女人可能实际上没有看起来这么苍老。他给了她一个微笑。

“当然可以，夫人。我非常乐意为忠实的听众做这点小事。”

他接过这位母亲递上的纸和笔。皮耶罗也走了过来，“您看起来一模一样。”

尚·卢没有听明白，“和什么一模一样？”

“和收音机里一模一样。”

尚·卢迷惑地转向女人。她垂下目光，放低声音解释道：“您知道，我的儿子有点……”

她煞住口，好像突然不知道怎么说出多年来早已烂熟于心的那个词。尚·卢仔细打量一番皮耶罗，看出他异于常人的表情。突然之间他心里为这孩子和女人感到一阵刺痛。

和收音机里一模一样。

尚·卢明白了皮耶罗的意思。他想说的是尚·卢和他想象的一模一样。皮耶罗咧嘴笑了起来，街角仿佛突然充满阳光。尚·卢顿时对

这男孩感到一种直接、本能的喜爱之情。

“年轻人，很好。我现在知道你果然有听我的节目，我觉得今天非常重要，我真希望不止能帮你签个名。你愿意帮我拿一下这个吗？”

他把夹在腋下的一叠纸张和明信片递给男孩，腾出双手签字。尚·卢签名时，皮耶罗瞥到那叠纸最上面的一张，高兴地抬起头轻声说：“三狗之夜（*Three Dog Night*）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三狗之夜。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三狗之夜。第二个的答案是艾伦·亚斯沃和欧利·阿尔萨（*Allan Allsworth and Ollie Alsall*）。”皮耶罗用他特别的口音说。

尚·卢想起第一张纸上写着一系列关于音乐的问题，它们是用于下午的一个竞猜节目，他两个小时之前刚写下来的。第一个问题是，“哪个七十年代的乐队唱了《欢度》（*Celebrate*）这首歌？”第二个问题则是“‘骚动’（*The Tempest*）乐队的吉他手是谁？”皮耶罗一下就正确答出了前两个问题。

尚·卢惊讶地看看他母亲。女人耸了耸肩，仿佛道歉似地解释道：“皮耶罗喜欢音乐，他巴不得我把买面包的钱都用来买唱片。他有点……呃……有点那个。但是只要是和音乐有关的事，他不管是看到过还是在广播里听到过，都记得一清二楚。”

“皮耶罗，看看你能不能回答其他问题。”尚·卢指着男孩还抓在手上的纸鼓励道。皮耶罗毫无困难地一口气回答了所有十五个问题，几乎是一看到题目就蹦出正确答案。这些都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。尚·卢大为震惊。

“夫人，这可不只是记住事情那么简单，他简直是本百科全书！”他接过那叠纸，对男孩报以一个微笑。他往蒙特卡罗广播电台所在的大楼挥了挥手。

“皮耶罗，想不想到电台里转转，看看我们广播的地方？”

他带着男孩在电台里参观，展示他在家听到的声音和音乐的发源地，还买了杯可乐给他。皮耶罗带着迷醉的表情望着每件东西，母亲看到儿子脸上的喜悦，也激动得容光焕发。当他们走到储藏室档案馆里那片CD和唱片的海洋中时，皮耶罗像进入天堂一样，脸上绽放出兴奋的光辉。

电台的人听说了他们的故事（父亲一知道儿子的残疾便离家出走，抛下母子两个一贫如洗），尤其是当他们领教了男孩的音乐知识后，便允许他加入蒙特卡罗广播电台。母亲对此简直难以置信。她工作时，皮耶罗将有个地方可去，甚至还能赚到一点钱！

最重要的是，他非常幸福。允诺和赌注，尚·卢不禁想道。有时允诺会被遵守，有时打赌也能获胜。这算不上世界上最美妙的事情。但至少还不错。

皮耶罗走进电梯，抱着CD按下按钮说：“我要把它们放回小房间。我还会赶回来，这样就可以看你广播。”

小房间是皮耶罗对档案室的独特称呼，“看广播”倒是确有其事。这意味着今天他可以站在大玻璃窗外，用崇拜的眼光看他最好的朋友和偶像尚·卢做节目。平时皮耶罗只能在家从收音机里听他的节目。

“好哇，我给你留个前排座位。”

皮耶罗的笑容比电梯的灯光还要灿烂。电梯门关上了。

尚·卢穿过楼梯间，输入密码，开了门。身兼接待员和秘书双重职责的洛吉尔的长木桌正位于入口处。身材瘦削、深色皮肤的女孩有张讨人喜欢的窄小脸庞，平时总是一副掌管一切的表情。她用手指向他喝斥着，“你太冒险啦！总有一天我得把你关在外面！”

尚·卢走近她，像对付一把上膛的枪一样小心翼翼地推开她的手说：“没有人告诉过你不要这样用手指头对着人吗？要是它上了膛，

走了火怎么办？你怎么还在这里？连皮耶罗也没走。是不是在瞒着我举行派对？”

“哪有什么派对？还不就是加班。这都要怪你！你把收听率都抢走了，我们只好加班配合你。”

她把脑袋朝后一点。

“去见老板，有新闻啦！”

“好事？坏事？不好不坏？还是他终于要向你求婚了？”

“他会告诉你的。他在经理室。”洛吉尔暧昧地笑而不答。

尚·卢走过她，轻轻走过奶油色皇冠图案的蓝色地毯。他在右边最后一扇门前停下，径自开门走进去。老板坐在桌子后面——他想都想得出来——正在打电话。一天中这个时候，办公室总是充满烟雾，变得幽深莫测，老板手中捏着的香烟和他之前抽完的无数香烟的灵魂在此会聚一堂。

蒙特卡罗广播电台的经理是尚·卢所知的唯一一个抽可怕的俄国烟的人，这些香烟有着长长的硬纸滤嘴，吸之前要像作法般地折叠一番。

罗伯特对他点了点头，示意他坐下。

他坐进桌子前面的黑色皮扶手椅中的一把。罗伯特打完电话，关上对讲机，尚·卢挥手赶了赶面前的空气。“这个房间是为那些想念浓雾的人准备的吗？所谓‘不回伦敦毋宁死’，不如说‘回到伦敦被熏死’算了。大老板知道你趁他不在时这样污染这间办公室吗？我手头有足够的证据，说不定哪天告你一状，够你受一辈子。”

蒙特卡罗广播电台是摩洛哥公国的意大利语广播电台，目前已由一家大型私人广播公司接管，公司总部设在意大利米兰。总裁有重大会议时才偶尔露面，平时由毕加罗驻守在摩洛哥，负责日常管理事务。

“尚·卢，你这混蛋。你是个肮脏、没胆的混蛋！”

“你怎么能抽这玩意儿？你弄出来的已经几乎不是烟雾，而是毒

气了，说不定你多年前就已经中毒身亡而我们还不知道，一直都在跟你的鬼魂打交道咧！”

“对于这种妇人之见，我用沉默表示不屑。”罗伯特反驳道。他面无表情地坐着，对烟雾和尚·卢的幽默都无动于衷。“我等你不是为了让你尊臀坐在我的扶手椅上对我的香烟胡言乱语。请注意，我不和你争论，是因为你连一点脑子也没有……”

他们几年来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个互相挖苦的仪式。不过，尚·卢至今仍然觉得他们算不上朋友。挖苦的玩笑话掩盖了罗伯特·毕加罗的真实本性。他算是颇有灵性，但显然心机也很深。有灵性的人往往给予世界的超过他所索取的，世故之人则总是尽可能多得到、少付出。尚·卢非常清楚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以及他的具体处境：他是蒙特卡罗广播电台的当红节目“流行之音”的主持人。像毕加罗这种人，若不是因为有许多人在家里听你的节目，他才不会把你放在眼里。

“我把你踢到门外之前，只想表达一下我对你和你的节目的看法……”他靠回椅背，终于把香烟按进充满尸体的烟灰缸，四周突然陷入紧张的沉默。他带着抓到一手好牌的人的得意口气说：“我接到了一个关于‘流行之音’的电话，它来自一个和宫廷非常亲近的人。别问我是谁，因为我可以告诉你罪行，却不能透露罪犯身份……”

经理的声调突然变了，他脸上漾起一个巨大的笑容，恍若甩出一手同花顺似的说：“亲王亲自向我表达了对这节目的欣赏之情！”

尚·卢也咧嘴笑着站起来，和他击掌庆贺，然后又回身坐下。毕加罗仍旧沉浸在胜利的得意中。

“蒙特卡罗一直让世人觉得是个有钱人的地盘，是个躲避各国税务的避风港。最近所有坏事都发生在美国，世界各地遍布经济犯罪，我们这里却变得有点乏味了……”

他说“我们”的时候，仿佛在世界面前表示谦卑，但给人的感觉

是他其实对别处的问题漠不关心。他又从烟盒里摸出一支烟，折断滤嘴，把烟塞进嘴里点着。

“几年前，这时候赌场里该要有两千人。可是现在，有的晚上这里简直有种萧条的气氛，让人受不了。你为‘流行之音’带来的变化，也就是它对社会问题的关注，表现了新的观念。现在，很多人认为蒙特卡罗广播电台是个他们可以解决问题、可以打电话求助的地方。这对广播台也是件大好事，我对此并不否认。我们现在有了一大串新赞助商，他们排队等着被接受，这显示着节目的成功。”

尚·卢本能地耸了耸眉毛，笑了起来。罗伯特是个经理，说到底，成功对他而言，无非是松了口气，写年终报告时多点满足感。换言之，蒙特卡罗广播电台的明星主持人时代已经过去，现在是经济时代。

“我必须承认我们干得还不错。特别是你。除了节目的新形式和其他那些改进之外，它之所以成功还在于你是个能说法语和意大利语的主持人。我则无非是尽了本职……”

毕加罗含糊地挥了挥手，装模作样地谦虚一下。其实他赞美的是自己精明的管理天赋。他用天生外交家的圆滑语言想总结的，无非是节目的力量和主持人的双语能力使他得以大胆尝试新的做法。他受到收听率和听众热情的鼓舞，与欧洲21台展开合作，后者是一家巴黎的法国广播电台，其节目调性与蒙特卡罗电台非常相似。结果，现在“流行之音”在意大利和法国大多数地区都听得到。

罗伯特·毕加罗把脚跷到桌子上，将烟喷向空中。尚·卢觉得这是个典型的官僚做派，老板说不定会看不惯。经理继续得意地说着：

“年度音乐颁奖典礼在六月底七月初就要举行，我听说可能会要你去主持。接下来还有电影电视节，你正在步步高升啊，尚·卢！别的家伙要向电视界发展可能会有问题，可是你长得帅，要是你走对路的话，我猜很快电视和广播界就会为了你大打出手。”